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胡適

這一兩個星期裏，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點，不妨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

在這個困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敗，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

○ ○ ○ ○ ○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着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閉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用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知識的欲望。你們到了

實際社會裏，往往所用非所學，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閒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餬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這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裏，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着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你在那俘虜牢獄裏，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

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知識的欲
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麼好法子
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
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
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今來一切知識
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
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所謂「為知識而求知」，其實
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
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為」

的求知知識了。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
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
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
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
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
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
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揀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
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
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
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

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的
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
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
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女王而興者，凡民也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葛理略(Galileo)
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
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已，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
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裏也不會用書；
鎖在試驗室裏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
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
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
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狀
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為糊口
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
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
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
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頑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
凡一個人用他的閑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
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

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閑暇時間，他用他的閑暇來打馬將，他就成個賭徒；你用你的閑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閑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閑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 (J. S. Mill) 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佔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 (Spencer) 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爲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閑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有了這種心愛的頑藝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燥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

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看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綫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够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古人說：「信心 (Faith) 可以移山」。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 (Fichte) 的。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菲希特 的時候 (1806)，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 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 帝國居然實現了。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裏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裏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生物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1）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的發展；（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在生物體中的發展；（3）傳染病的微生物，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牠從病菌變成防病的疫苗。——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精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救全國的蠶絲業怎樣

選擇防病，救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救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病的療治疫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裏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二十一，六，二十七夜。

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偽國

周炳琳

顧維鈞氏到京向政府報告參加國聯調查團調查東北經過情形後，即被邀偕行政院長汪精衛外交部長羅文幹等赴

滬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會晤于廬山，議商今後政治大計，其中最重要的討論殆屬于對日新方針之確立。廬山會議後返京，汪羅願諸氏復來平。在辭職中之宋子文氏亦於此時打銷辭意，與諸氏俱來。四氏到平後，連日在行動與談話上表示，令人判明其任務側重在外交問題。因國聯調查團不久即東渡，故先與該團交換意見。聞已有兩次之會見。同時，羅文幹氏對新聞記者表示，外交宜求之在己，不宜依賴他人。

可知對日問題近來已在急轉直下中，政府當局已在抖擻精神以應付此危艱之局。吾儕見此，不但解除了南京將有政變之疑慮，并敢信對日外交僵局將從此開始被打破。

惟所謂「求之在己」，此時雖未便追問究有何具體方案，應已在確定其方向中。據本日北平晨報載汪精衛氏對各記者詢問各點之答復，中有「……抵制日貨，非因滬事而起，實因東北問題而生。此事人民有自由權利，政府既不能干涉，亦不便干涉。關外義勇軍亦應加接濟。此可為諸君告者。」幾句話。特別提及抵制日貨與接濟關外義勇軍，自然不見得便是說我們的新方針定後專賴這兩種方法來運用，但如果在不久之將來政府無其他宣示或行動足以証實此「求之在己」之說話，我恐怕人民將疑政府本就沒

有新方針，只是一時興奮，隨便說說而已。

至少在表面上，政府還沒有已經確定的新方針。但最近羅外長對記者說過：「現在我國雖未對外宣戰，而實際已陷于戰事外交。山海關問題，關係東北全部，不僅是山海關一地而已。我們決定根據原來精神前進，設法謀一出路。」他又說：「去年九月到十二月間，國聯議決日軍應退至南滿附屬地，而日軍反進攻黑龍江。今年三月，國聯議決上海撤兵，其結果適相反。而所謂九國非戰公約及五國照會，最後之效力又將如何？上海方面因抵抗之故，藍博森詹森等乃得調停簽字撤兵協定。故無論至何地方，完全在自己靠自己。」從這幾句話看起來，又似乎外交當局確有了深刻的認識與強固的決心，並非一時興奮，隨便說說。

在此彷彿已經有了對日新方針，而又若尚未作較具體的決定之當口，此新方針之實質究應如何始能收不喪權辱國之實效，乃一極關重要之問題。依我個人所見，確定此新方針應着眼于下面幾點：

第一，此新方針之實行應能收振奮國內外民氣之效。

第二，此新方針之實行應能轉變國際視聽，增強國際

間對滿洲事變之注意。

第三，此新方針之實行，其本身應能稍抑日本之野心。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北方受刺激較深，故民氣亦較激昂。一二八事變發生之後，南方受刺激較深，故民氣亦較激昂。自一二八事變轉移了全國人之視線到上海後，東北事件之深刻映象逐漸磨滅。自上海撤兵協定成立後，南方民氣亦逐漸銷沉。到了今日，關內已無復民氣可言。關外在日本軍閥運用傀儡政府橫施壓迫之下，民衆之憤慨蓄而未宣，其潛力亦甚大。但若關內不爲援救，久之亦將轉生失望。因爲但見敵與賊壓力日增，未見同胞奮臂興起，結果亦惟飲泣吞聲，消失其抵抗力而已。故在今日，若非全國一致作有組織的動作，足以重振關內民氣，維繫關外人心，東北失地決無收復之望。汪精衛氏在對記者談話中特別提出抵制日貨與接濟關外義勇軍，殆已有忱于民氣銷沉，國將淪亡之大禍。但不在整個緊張的空氣籠罩之下，抵制日貨只是國人之無組織的極散漫的動作而已，其效力甚微。證諸歷次抵貨運動一遇空氣稍緩和即弛懈下去，應知信有是理。無整個的聯絡與指揮，而徒給予零星的接濟，關外義勇軍亦終將因勢力分散而處處受挫。此二事在民

氣已振奮起來，并有一種舉動使此振奮的空氣瀰漫于全國之時，行之始有效。並非由此二事之實行即能振奮民氣。其間因果關係不可倒置。

日本軍閥乘世界經濟凋弊，西洋列強方法全力于本身及彼此間矛盾之解除之時，謀攫奪滿洲，國際間對此非不重視。但因不能分心力到此，故取延宕主義，冀由時日之假與徐謀傳統的對華勢力平衡政策之保持。日本軍閥亦知時間要素在其併吞滿洲之計畫中有戰略上的價值，故邇來於經營滿洲極其激進。事已如此，中國欲以一國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自然是萬無此力。不能不引他國力量相助。但他國力量適在此時不能東顧，若中國自己不能掙扎一下，勢將立遭摧毀。故時間要素在中國之抵制日本中亦有戰略上的價值。不審惟是，中國若真能在此時掙扎一下，必且在轉移視聽中促起西洋列強對遠東事應注意力之尖銳化，而縮短其延宕時間。國聯調查團將提出之報告書當然全是理智的，欲其憑此而採取行動，尙須授以情感的推動。中國若能於此時奮發對付強敵，對於世界人類之情感自必有大大刺激。故此時必須有一種舉動，其實行能轉移世人耳目，增強國際間對於遠東危機之注意力。政府當局對於此點，似亦有了相當的認識。若是不然，何以難外長告訴記者？

上海因抵抗之故乃得藍博森暨蔣調停成立撤兵協定？

時機迫矣，即不從取攻勢以求對日整個問題出路之打出設想，自亦當取守勢爲此整個問題之解決預留迴翔之餘地。日方現正併力吞滿洲，正是稍縱即逝之時。若我方不於此時積極行動使形成相持之勢，等到日本實行吞併滿洲或毫不掩飾的運用傀儡政府，我們豈尚能自救，國際間制裁豈尚能施用？不審惟是，在戰略上日本必更進一步利用傀儡政府侵入關內，得勢則逐步推進，被阻亦足成屏蔽，在此屏蔽之後積極經營，正好遂其大欲。山海關方面爲何近來益復緊張？此中線索可玩味得之。故羅文幹氏謂山海關問題關係東北全部，不僅是山海關一地之問題，實具卓見。在此嚴重情勢之下，我們惟有突進始得保關內，惟有突進始能救東北。非如此不能成相持之勢，爲時間一要素留地步；非如此不能稍抑日本之野心。日閥以迅速成功爲利，我方以成相持之局爲利。相持之局成，日方財政將益陷窘境，日閥之聲譽將趨低落，日本社會將有解體之虞；日本將畢竟少斂其蠻橫，少恢復其理性。上海因抵抗之故，未完全爲城下之盟，固由于經此而國際間視聽爲之轉移，國際調解發生相當效力，然大半還是因爲日閥受了重創

，不能不少抑其野心。

○ ○ ○ ○ ○

依我個人所見，對日新方針中應有討伐偽國一着爲其重要部分。我們本應早有討伐偽國一舉，目前政府似在隱約中捉摸新方針，汪羅二氏談話中又似表示其對於此舉有相當的認識，故不妨在此明白說出來。自然，此事是下決心求自救，要有相當的準備與組織。同時，對偽國與對日本是一而二而一的事，爲何要討伐偽國？也無庸再申說其理由了。

最近天津大公報社，與胡適之先生在本評論（第五期中），都有文論對日外交方針。其着眼都在對日問題最後解決中我們應持之態度。胡先生佩服大公報之有膽量，敢說平允的負責任的話。我亦佩服胡先生之始終不搖動其「智識上之誠實」。但我覺得中日間糾紛之最後解決誠非持如大公報社與胡先生所主張之純理性的態度不可，此情也，勢也。只可惜日本軍閥一味蠻強，根本不講理性，即令吾國外交當局依大公報社與胡先生指出之途徑，未必定有把握能使日本軍閥踏入同一平面以解決中日間整個糾紛。

從軍記

盛成

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圍着一張圓桌子，垂頭喪氣，如同家裡死了父母一般，你看着我，我望着你，悲鴻也不畫畫了，次彭也不寫劇了，濬昌也不出診了；唯有我，將桌子一拍，叫道：「我走了！……中國是有希望的！……中國的希望，在十九路軍之敗，不在十九路軍之勝！……」這恐怕就是國聯特委會開會的前一天晚上，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的晚上！

三月十六日下午我就乘平浦車南下。當時送行者，有悲鴻及同學多人。同車者，有左舜生王造時。車中談了不少國事，而他們都說沒有辦法。十八日到京，見了我的老師歐陽逸無先生。他對我說「要打！」又見了十九路軍的領袖陳真如先生，他叫我到前方去看看。這可說是我從戎的開始。

二十一日，我就搭法國參贊的專車，到前方去了。當晚，車停蘇州站，夜半宿在車中。寒山寺有華僑義勇軍駐紮，鐘聲是聽不到的。第二天早上，見着美國參贊。他的

階級，雖比法國參贊小，他的態度，却比法國參贊好。正午，車抵正儀站，我同鄧參謀下車，到十九路軍總指揮部（自從真如退出，就駐在正儀）。他去請示，是否帶法參贊，到前綫去。我去送禮，將凱馬爾送我的肖像，轉贈把蔡廷楷將軍。并請求入伍。蔡將軍適在蘇州博習醫院休養，未能見面。

總部不讓法參贊去前綫。因為大家懷疑他，實在他那種半拿翁半婦人的態度，令我都懷疑他後面有鬼。商之至再，我們陪他一同到太倉去視察前綫。由總部交通處預備了一隻小火輪。我們由崑山下車，乘船去太倉。在前方服務的童子軍以及交通處唐處長都來接我們。冒充唐處長，到有一點像李石曾，不過唐處長，帶的是軍帽。

兩個童子軍，兩個兵，陪我們到太倉去。一個童子軍，是雲南人，他來前方服務，已經一個多月了。另一個能說法國話，他曾在上海法文學堂念過書的。這位法國參贊，就想在他嘴裏套實話，這個孩子，調皮得狠！他怕他是偵探對他談戰事的經過，日本人怕死。兩個兵不是廣東人

是山東人，從前都是在馮發奎部下的。

船到了太倉，軍士排隊來歡迎法參贊。進城，經過三月四日日本飛機炸毀的兩座樓房。破瓦搖搖，特立在城市的中心！太倉縣長趙恩鈺，是我朋友趙壽人的姪兒。壽人回國的時候，他的通信地址，是上海趙恩鈺轉的。忽然想起此事，前方談到故人，格外的親熱！趙縣長就留我住在太倉。同時他介紹我張團長吳營長。那個法國人，也狠想同我一齊耽擱在太倉。總部不許可。假如日本人來進犯，我們不能負責。他狠羨慕我是一個中國人。

西洋鬼子去後，東洋鬼子來了。太倉逼近瀏河，由嘉定到太倉又有汽車大道。天天有日兵來犯，時時有機關槍與「三八四」大正十一年所造新式槍的小接觸。最痛快的一次，要算四月二十一日那天，我軍第六團與敵軍第五十聯隊在太倉朝陽門外新木橋附近的接觸。霹靂之間，那些既笨且重又無經驗又不善跑的日本兵倒下了好幾個。日本人倒不還手，他們趕緊來搶死兵的屍首。我軍見他們來奪屍首，又開槍，又打死了幾個。我軍奪回敵屍二名。一名武田利久，一名北澤竹一。同時奪回許多戰利品：鎗彈，軍裝，種種。在日兵屍內，搜出符咒多件。上書有「武運長久御守」「御守護」「正位松尾稻荷御守」「陣中守護」

10
黑本尊御影」「南無妙法蓮華……」「捨捨捨」等等。上畫有神像，佛像。兩三角交叉之五角，米字形的雙十交叉等等。千奇百怪，迷信之至！

張團長君嵩，是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七十八師一百五十六旅第六團的團長，也就是閩北最先抵抗，吳淞最後退出的張團長。他有二十多天不曾睡覺，喜歡與日本人在槍林彈雨中來週旋。吳營長履遜是第六團第三營的營長。駐在太倉東門外。少年英俊。他要機關槍，就到日本人那裏去拿，他取回了「三八四」沒有子彈；他說後頭沒有，前面藏的很多；不要怕，你們跟我取去些來！

我同一張一吳，談了三天。他們教我去見翁旅長。他們說：「我們十九路軍，只有翁旅長。你不可不去看他。并且我們希望你不要離開了十九路軍。」第二天，那個法國人又來了。遂帶了他出東門去看。東洋人見了西洋人，也不客氣起來開了許多槍。法參贊駭得面白如紙，真是個白色人種！他跪在地上，好像祈禱上帝一般。我們動也不動。回城之後，他反說，這槍好像是中國兵開的，專為來駭他的！

三月二十四日，我離了太倉，去唯亭看翁旅長。過崑山，路上行的，都是軍人。聽說四十七師來時搶，八十七

師八十八師退時也搶。我在浴堂，得識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一百二十一旅的旅長張勵安儼人。

第二天，我見了翁旅長。他駐在距離唯亭北六里許的肖涇村。他的旅部，藏在竹林深處。我到的時候，他正在那裏和人謙禮。他不肯收慰勞品。你去我來，那巨大的長影，遊來逛去，這就是隘口英雄翁旅長麼？

翁旅長名照垣，是一個怪傑。他見了我的時候，也不會說話，他說：「好了，你就住在此地吧。……我們分頭進行……你有沒有決心？」我就住下了。他不說話，我也不說話。你研究我，我研究你。

軍中的生活就起頭了。我住在一間村屋裏。一早即起身，八時早餐。下午四時晚餐。一天吃兩頓飯。在這個期間，我曾請假幾天，回家葬我的慈母。四月十日，我又回前方。翁旅長給我三十塊錢叫我到蘇州去做軍衣。一天就做好了。我於是乎武裝起來。翁旅長給我一根武裝袋子。我出進的時候，衛兵也向我行起禮來了。

當時，有許多義勇軍，附屬於一百五十六旅，翁旅長同我討論訓練義勇軍的方法。他的意思，想叫我做政治部主任。並且說政治部的權限，在軍事之上。義勇軍好比憲兵，能管軍隊的。有一天晚上，我同副官長，騎馬到唯亭

上海各大學義勇軍去訓話。大家非常歡迎！後來我又到鐵血軍去訓話，結果都不錯。

翁旅長因想恢復十九路軍隨營學生義勇軍訓練處，令我到南京巡練總監部去備案。四月十六日晚間，他與我在月下竹林中比肩閒步，談了一夕話。十八日早，到京見陳真如。我那次見他行軍禮。他很發怪。他上次見我之後，曾有信給我說：「茲擬具介紹函，并派陳德光送先生，往十九路軍見名將領。敬希先生盡情指導。如軍中未便展懷抱，請回京，俾得承教為幸！」他的介紹函，我不曾用着，陳德光先生，我不曾見着，十九路軍的名將領，我不要見；我狠願同下級軍官與士兵在一處，請他們盡情來指導我，這次回京，却拿來一張呈文，要請他幫忙恢復軍政部所取銷的十九路軍隨營學生義勇軍訓練處。我藉了這個機會，向李任潮行了幾個軍禮。請他將訓練處快快批准了。可是款子無着，我又見了朱子橋將軍。那時他正在南京。

四月二十四早起，辭別了朱將軍，回唯亭。在車站遇着了翁旅長，報告一切經過，同回旅部。旅部已由肖涇村遷入鎮內區公所。政治部在旅部隔壁民房中成立。上海各大學義勇軍駐唯亭鎮中心小學，上海市民義勇軍，駐城隍廟。南京鐵血義勇軍，駐下塘米棧。醫務處在民衆教育館

。每日五時起身，五時半上操，日間工作。在各隊部調出同志來，作政治工作。政治部，分：教育，設計，社會，編纂，四科。政治部工作，注重在識字運動。并擬請陶知行湯茂如俞慶棠高踐四諸先生來，主持此項運動。社會科分宣傳與組織兩股。其目的在使軍民一致團結起來。五月一日下午四時，在唯亭中心小學，開識字運動籌備委員會。出席者有翁旅長唯亭王區長公安局長，農會長，商會長，維持會，民衆教育館，各團體代表，及無錫民衆教育學院俞慶棠先生。

五月四日，開唯亭民衆大會。情勢極其緊張！因明日即中日協定在上海公布簽字之期。當時全場大聲疾呼「打倒某某某！」打倒賣國賊之聲浪，大半從農民與市民口中吐出來。而這個大會的影響，使我們一切政治工作，立時停止，七十八師調往後方的消息傳到了。政治部因改爲組織科。

可是軍民合作的唯亭公共體育場以及唯亭公園，皆落成了。蘇崑路也在那裏繼續的築下去。還有那些軍民合作而成的戰壕，也可以說是現代新民族合力同心的大建築！五月十七日，我病了。張醫官來代我打注射針。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偕同翁旅長及丘參謀長來看我的病。同時

談了許多關於義大利的莫梭利尼以及土耳其的凱馬爾。第二天調防無錫。我以爲我的任務，已告一段落，向翁旅長求去，仍回北大教書。翁旅長說：「不好，等義勇軍結束了，你再回去不遲」。軍中是不能隨便退還的。軍隊開拔之前，翁旅長即招呼大家，將老百姓的東西交還了，再走。駐的地方，酒掃乾淨了再走。一齊整隊到車站。唯亭民衆全來送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十九路軍萬歲！」我帶領了武裝同志，回答他們道：「軍民一致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唯亭民衆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十八日下午一五六旅，到無錫。旅部，駐惠山楊公祠。第六團團部駐第二泉。義勇軍駐至德祠，廉祠，張祠，鄭宗祠，黃家祠。二十日下午，偕翁旅長到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去參觀。高踐四院長請翁旅長向學生演講開北與吳淞二役的當時情景。翁旅長說：「我們十九路軍，自從江西出來以後，就抱定了宗旨，不參加軍閥混爭的內戰。當時的口號，是將槍口向外。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全路軍官，莫不以抗日爲職志。當時七十八師警備淞滬。一五五旅駐龍華南市北新涇和真茹一帶。敵旅（一五六）擔任開北與吳淞一帶的警戒。當時倭寇猖獗異常！上海市政府已經

接受日牒，限本軍當晚撤退。當時上海各團體代表，來要求抵抗，並對我說守土有責，不能撤退的一番話。我答復了他們：「軍人的天職我是知道的！」晚六時中央派憲兵第六團來接防的時候，我說：「今天晚了，明天再來吧！他們走後我召集軍官訓話，激動了他們一番。到了夜十點鐘，忽然聽見日本兵吹集合前進的信號。那時張團長吳營長長參謀長一齊都在旅部裡。我們在日本狼久，所以深知這信號的意義。我立刻就下令叫各隊去目的地。同時報告師長當時情形。十一時三十分，日軍陸戰隊六千餘人，在野軍人三千餘人，由鹽澤指揮，以天通庵車站為根據地向我第六團防線猛衝。右自虬江路口沿寶山路實源路橫濱路，左至青雲路等處。放火燒商店，手榴彈從屋頂落下，同時鐵甲車裝甲車，掩護步兵向我進攻。我軍沉着應戰，毀鐵甲車六輛。然後肉搏衝鋒，將敵完全擊退！倭奴不支大敗。要求停戰。我軍氣極盛！誰願意和他停戰！廿九日又打他一個痛快！這是第一次閘北之役。二月四日，吳淞方面吃緊。敵軍集中海陸空軍猛烈的炮火，多量的轟炸，掩護步兵渡河，想佔領我吳淞炮台。台上官兵逃走了！那時我奉了總指揮部的命令，率第四團兵死力抵抗。七日，敵又來攻。鐵甲車十四架掩護步兵千餘人，由軍工路

向吳淞前進，被我第四團第三營迎頭痛擊，敵不支退了。

二月八日蘆溝之役，是非常奇怪的戰事。一五六旅第四團第三營第八連連長趙金聲以一連之兵，抗敵一營之衆，血戰經日，倭寇大敗而逃。奪獲戰利品很多。可惜趙連長於二十一日陣亡於吳淞，他是你們貴省泰興縣人，曾畢業於南洋中學。二十一日，那天，敵機多架來炸吳淞。同時放火。敵聲徹夜不絕，對面談話都聽不到。敵人一見煙火即開炮轟擊，陣地隨築隨毀，敵艦五艘會同飛機，轟炸炮台。我們不能還擊，因為看不見描不準目標，被敵人煙幕彈迷蔽住了。而且我們發去一炮，要受回來十炮。我們的炮，是李鴻章時代的炮，人家的炮是歐戰後的炮。我們遂停止用炮還擊。二十二日下午四時，上游來敵艦四艘，南來五艘；又向我炮台射擊。歷三小時，炮台完全被毀。敵人以為我軍盡沒，大舉前進，被我忠勇將士，從轟不毀的戰壕中衝出反攻。一當百，百當萬；槍彈完了用刀，刀折了用手，手斷了用牙，打得倭奴血花流水，奪獲戰利品極多。俘獲敵八師團營長一名，軍旗數面，機關槍，步槍極多！極多！此次我軍戰略，非常奇異。陣地成蜂集式，以備死守。敵人前進的時候，就被我忠勇戰士撲滅。後來，我奉令由吳淞退出。這是三月三日，我們孤軍由吳淞繞道嘉定，

直迫瀾河，與敵激戰。敵人驚奇，不可言狀。至此敵軍不敢越雷池一步。」翁旅長最後的結論說，「我們所有的是氣，我們所沒有的是器，假如這次我們與敵人換了武器，再來交手，那最後之勝利，一定是我們的！」後來我問他何以抵抗的。他說：「當我到土耳其新京安柯納的時候，我想這整個土耳其，尙且能抵抗！將來我們中國的希望，一定是無窮的！這次在開北，我回想到安柯納。」丘蔘謀長對我談到游擊戰術。什麼叫做化零爲整，什麼叫做化整爲零。十九路軍的兵士，至少要能爬山跑路。集合令下的時候，一個，十個，百個，千個，一齊集合起來。處處都看見來的是人。巷戰的時候，房子裡，屋頂上，窗洞口，地道間，處處出來的都是人。解散令下了之後，一個人也不見了。蔡軍長招新兵的時候。問話：「你會跑嗎？你會揮手榴彈嗎？你會瞄準嗎？」合了他這三個條件；不問他辦法好不好，就是一個好弟兄。

有一天，我同一位弟兄，談起這次戰事。并且談到八十七師及八十八師以及王賡的獨立旅。他說：「八十七師及八十八師到前線後，擔任左翼軍，王賡獨立旅隨七十八師於十二日即參加作戰。第五軍綽號「御林軍」，鎗械服裝非常燦爛。同我們「花子軍」真是比不得。他們可惜沒有作

戰的經驗。作戰的時候，老兵帶新兵，一鼓愛國的勇氣，向前與敵火交戰。三月二十二日那天，廟行鎮之役，八十八師右翼，被敵人衝破。八十八師自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一直到二十三日，陣地被破壞得不堪，官兵死亡又極多，旅長受傷，營長陣亡，傷殘太甚，敵人探知我軍的弱點，在小場廟與廟行鎮間，施行極劇烈的猛攻。王賡獨立旅陣地動搖，傷亡甚大。由十九軍六十一師七十八師先後往援。敵受大創而退，敵死傷近萬人。遂增加四個師團作戰。（第十一，十四，第一，十六）第四個司令白川來了。復行向我左翼軍，施行極猛烈之轟擊。三月一日十二時左右，八十八師正面，被敵攻破，敵人乘隙而入。又瀾河以西，楊林口七了口一帶，有敵軍十一師團登陸，八十七師抵抗不住。正面作戰部隊，又不得不抽調趕赴瀾河迎擊。敵人死力突擊正面。支持至晚，八十八師正面，又被敵突破。援軍四十七師，在後方不肯前進，反而搶起來了。爲避免全線被敵包圍起見，所以退到第二道防線。」

因此我做了一付輓聯，輓廖抗日陣亡將士。雖說勝而敗，終當敗而勝！與其生中死，不若死中生！五月二十日，蘇州追悼大會，可說極一時之慷慨。此次十九路軍陣亡將士之統計：（根據追悼會刊）六十師官佐二十九員。

(內營長一員) 士兵三百五十名。六十一師官佐四十四員。(內營長一員) 士兵七百六十四名。又生死不明失蹤士兵一百三十一名。七十八師官佐四十六員。衛旅三十三員。(內營長一員) 翁旅十三員。兵士一千一百七十人。黃旅各半數。又十九路軍補充團官佐一人。士兵十七名。及隨營義勇軍死難烈士十六人。第五軍未詳。十九軍方面，共死兩千五百多人。

另外受傷的六千多人，根據上海管理傷兵委員會的統計：受傷一處者，百分之四十一。受傷二處者，百分之三十。受傷三處者，百分之十七。受傷三處以上者，百分之十二。又傷頭部者，百分之二十。傷手部者，百分之三十。傷脚部者，百分之二十。傷軀部者，百分之三十。又子彈從正面射入者，百分之八十五。從側面射入者，百分之十。從後面射入者，百分之五。又中連姆達姆彈死者，百分之六十三。——這個數目，不可不記得，這是國際公法的統計。——中炸彈死者，百分之十一。中普通彈死者，百分之九。

十九路軍奉調入閩，義勇軍之訓練團經費無出，提前

辦結束。三月來的經費，完全由賺五元一月的士兵，捐了三元，來維持的。我借翁旅長到京，見陳部長真如，又獨往滬，見朱子橋將軍。似辦得具體辦法。六月十日義勇軍在無錫教育學院行畢業典禮。蔡軍長沈師長區師長均親蒞會，儀式極其隆重。同時舉行閱兵。還有一部決心到東北去的義勇軍，仍留在十九路軍。一部決心去學飛機及製造槍炮，——女同志很多——隨翁旅長到福建去！

這次，我去前方，共時三個月。這三個月之中，是我進了社會研究院去讀書。我現在能不能畢業，就看新的環境能不能讓我畢業。然而中國的希望是無窮的。何以故呢？救國必先起信。凱馬爾有達爾達賴爾及西瓦斯之起信，遂有東路毗南兒之偉功。翁照垣有安柯納之起信，遂有開北吳淞之抵抗。黃帝子孫今日當有十九路軍之起信，中國前途必有無窮之希望！因為「信」這個東西，是原動力的原動力！沒有信，地大不大，物博不博，人多不多，萬人萬義，無共同之單位，有希望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我的結論說：「救國起信！中國民族，在一切其他民族之上，它的希望是無窮盡的！」

北平 六月二十三日

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

經農

當楊端六先生在國難會議提議，「如期結束訓政」，並於憲政實施以前先設「中央民意機關」的時候，凡連署他的提案，或在會場中贊成通過他的提案的人們，對於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都經過一番慎重的攷慮。當他們攷慮這問題的時候，並沒有把自己認作「政府派」，就糊亂地贊成此案；更不敢因自己不在政府裏任事，便對於實施憲政的主要條件一概不問，主張立即取消，或提前結束訓政。我們不能認贊成此案的人都是「政府派」。老實說，政府中人未必都贊成此案，也未必人人都認清此案重大的意義。現在把他們贊成如期結束訓政的理由，約略述在下面。

(一)什麼叫做「如期結束訓政？」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聲明：「過去十七年間，本黨經歷軍政時期，負建國大責，其主要工作為掃除政治上之軍閥官僚及社會上之一切障礙；今後本黨入於訓政時期，受治國之重託……實行治法於全國……培養政權所賴以行使之國民。」根

據這個決議案，訓政時期實於民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開始。又同年六月十五日國民黨第三屆二中全會通過訓政時期之規定案，內稱「訓政時期規定為六年；至民國二十四年完成。」所以「如期結束訓政」就是限政府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廿七日以前完成訓政工作。有人說，建國大綱規定訓政六年，國民政府已成立五年，所以訓政應於明年結束；有人說，訓政時期尚有四年，都是意揣之辭，沒有查過案卷的。建國大綱只規定：(一)「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該省憲政開始時期；(二)全國有過半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三)憲法頒布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全國國民，依憲法舉行大選舉，國民政府於選舉完畢後三個月解職，授政於民選之政府。在建國大綱裏決找不出六年的期限來。

(二)我們所希望的憲政究竟怎樣？現在大家雖希望早日實施憲政，但對於憲政的內容，大家並沒有詳加討論。所以憲政實施的準備，到底需要多少時間，也沒有細細計算。我們暫且把孫中山先生所希望的憲政，借來作我們

的標準。他說：世界各國最近百餘年來爭民權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權和被選權。我們所主張的民權和歐美不同。吾們要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民權主義第四講）根本辦法，要把「權與能分開。」換句話說，就是人民行使政權，政府行使治權。在人民方面，要有四個大權，就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在政府方面要有五個權，就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如果我們接受中山先生的主張，認為我們所希望的憲政是一種「全民政治，」真是「主權在民」或「由人民行使政權來管理政府」的治權，「那末在實施憲政以前，必得使人民受行使政權的相當訓練。這種訓練的最低限度，應該包括（一）實施鄉村自治，給人民以實地練習行使四權的機會；（二）普及民衆教育，使人民個個識字，並略具公民常識。這兩件事體舉辦起來，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時間，我們應該加以考慮。

（三）爲什麼不立即取消或提前結束訓政？因爲實施憲政以前，人民須受行使四權的訓練，所以必須經過相當的期間，從事準備。江蘇教育學院院長高踐四先生，根據

他在無錫黃巷實施民衆教育所得經驗，明白告訴我們，要使一個鄉村的民衆，了解公民應盡的義務並不漠視自身應享的權利，至少非有三年以上的訓練不可。同時據教育界普通的估計，中國人民年在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尚不識字者不下二萬萬人。此二萬萬人既不識字，不但無法行使創制，複決諸權，就是選舉票也寫不來，怎能和憲政發生真切的關係。如果大多數民衆與憲政不發生關係，所有政權只從一部分少數人的手裡，轉移到另一部分少數人的手裏，那裏算得真的全民政治！

有人說，中國十六歲以上的人雖然尚有二萬萬不識字。但國內已有八千萬識字的人。假若每個識字的人負責教三個不識字的，在最短期內，就可使全國人民人人識字。這個意思，自然不差。不過識字的人多半住在城市裏，不識字的又多半住在鄉下。城裏的人不能天下鄉去教學；鄉下的人也不能天天上城來求學。所以雖用全副力量，推行識字運動，從城市逐漸達到鄉村，三年之內至多使全國民衆百分之六七十識字。照蘇俄的經驗，一九二〇年全國有百分之三十一識字，至一九三〇年識字者增至百分之六十二以上，今後三年之內能否使全國人人識字尚屬問題。我國實行憲政，至少也須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民能够行

使政權才行。要達到這個目的，無論如何加工，非有三年以上的時間不可。我們限政府如期結束訓政，所定的期限已經非常的短促了。

(四)政府在今後三年內應負的責任如何？在過去的三年中間，循環不息的內戰，加上西北的旱災，南方的水患，弄得羣盜如毛，把農村經濟的基礎，破壞淨盡。政府的力量依然集中於用兵平內亂，對於訓政工作，實在沒有什麼好成績。此文的目的不在非難已往，而在督責將來。今後三年之內政府所負完成訓政的責任，不宜再行忽視。內政部對於促成鄉村自治，俾人民有實習行使政權的機會；教育部對於實施成年補習教育，使人民明瞭公民的權利義務，不再放棄應盡的責任；都應該規定日程，逐步進行。換一句話說，內政部的責任，在督促各省民政廳及縣長使全國鄉村都有精密的組織。教育部的責任在聯合各省教育廳及市縣教育局，努力推行識字運動及公民教育。最應注意的一點，就是專有組織，而無訓練，則一切組織，皆將官僚化，設些村長，區長不過等於增加幾個小官，轉使人民多一層隔閡。必須用教育的方法，供給人民一種原動力，使他們自動地組織起來，共謀村的改進。前兩年訓政不見成效，就因專在紙上做工夫。上面只發通令，下面只

做工作報告，雖說得天花亂墜，事實上於大多數民衆毫無影響。

現在國內大多數的人民，知識實在不夠，切實的訓政工作實在少不得。日前偶然與梁漱溟先生談到現在北方鄉間的婦女依然人人纏足，假若不訓練他們，使他們得到相當的知識，便給予投票之權，他們一定投票反對禁止纏足。纏足不過是一個例子，此外民衆應受訓練的地方正多着呢。民國十二年以前中國憲政的失敗，根本原因就是民衆缺乏訓練。今後真正的憲政能否實現，全看大多數民衆有無受訓練的機會。政府對於結束訓政，如有誠意，此時就該切實做些工作。人民如果真正希望憲政實現，也應該容許政府再有一些訓練民衆的時間。不過從前訓練民衆的方法不很切實，專從利害着想，不從教育入手；在民間樹怨極多，而積極的建設工作甚少；以後必須設法更張，始能收效。此後三年的訓政成績，政府再不能不負責任了。

現在國內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們，對於民衆的態度可分三種。第一種是高談憲政，而對於訓練民衆的工作漠不關心。第二種對於民衆只知利誘威迫，驅使他們作消極的和破壞的工作，而不注重知識的培養和積極的建設。第三種則認明全民政治的基礎必須建築人民之知識上。若不從教

育下手作一些切實的預備工作，而空談民意，則其結果不成爲一種滑稽劇即成爲一種悲劇。『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中華民國成立已二十一年，而國基終於飄搖不定，憲政終於大多數人民不發生關係，徒見政權在少數人手裡轉移，弄到國力日益凋敝，到

「定縣見聞雜錄」正誤（通信）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第四號有濤鳴先生的「定縣見聞雜錄」一文，其中有幾點錯誤。

一，原文說：『城內有一條馬路，是平教會提倡修築的。路旁另外有一條大車路。據車夫說，這馬路當初是很好的。不過近二三年來，定縣駐了許多的兵，他們用大車來運軍需，都是不走大車路而偏要走馬路，所以現在這一條路已經壞的不堪了。』按：定縣城內的馬路，原不止一條，不過有的因爲「路旁另外沒有大車路」，所以壞得更早，更不堪了。這馬路是否平教會所「提倡」的，我不知道其詳；我只知是去年春夏之交，吳縣長家駒任內，由縣政府用某項罰款「修築」的。修築的動機，據說是因爲那時

處都像「積薪厝火」岌岌不可終日的樣子。其根本原因，都爲了民智不開，所以民權不能鞏固，我們覺得這不滿三年的真正訓政，是斷斷少不得的。大家督責政府切實做些訓練民衆的工作，替憲政立個比較可靠的基礎罷。

張副司令要想到定州去參觀平教會，所以加緊興工以便交通。這馬路修好以後，好事者曾改總理遺教以贊之曰：『修治道路，以便交通；便交通，以妨碍民行。』因爲定縣的「民行」多用大車，而馬路是禁止大車通行的。其後大車解禁，馬路乃壞。自石友三戰敗後，定縣方面駐了許多的兵，於是連這條「路旁另外有一條大車路」的，也壞的不堪了。屈指算來，這馬路的壽命不過一年有零，那有「二三年來」？車夫「途說」，濤鳴先生「道聽」，自不免有此錯誤。

二，原文說：『農民用油極省。用油的法子，是用鐵絲穿過一個制錢的方孔，把牠鉤住，然後把錢放在油裏。用油的時候把錢拿出來，放在菜裏。』這段話頗似小說中

的描述，而不像社會實況的記載。固然，「他們絕不肯把油從油瓶直接倒出來」；然而他們會用一個小小的油杓兒，把油間接的從油罐兒裡舀出來。以錢汲油的古怪法子，在街上挑挑兒賣老豆腐的還許用牠；當此制錢將絕跡的時代，牠絕不會普遍于一般農民的。

三、原文說：「南方人養豬，有的用廚房的廢物，沒有聽過用糞的。定縣人以糞養豬，無他，窮而已矣。」按：定縣人（同南方人一樣）養豬平時也是用廚房的廢物，而拌上些穀糠；到要殺牠的時候還給牠棒子或高粱穗兒劑吃。「豬的食料，一部分是人的糞」，不算是以糞養豬；狗的食料，一部分也是人的糞，也不算是以糞養狗。至于「豬欄（應該說豬圈）和廁所往往是在一塊兒的」，

乃是因為豬圈是糞類匯集之所，而養豬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牠糞，以使諸糞調和；並不是爲的「農民出恭的時候，他的豬就在旁邊等吃！」清季，最新國文教科書的編者見北方人的食料，一部分是麥，便大書特書的：「南人食米，北人食麥。」二十年後，濤鳴先生見北方豬的食料，一部分是人的糞，又好像要說「南豬食穀，北豬食糞。」（豈真是：「南方豬強於北方豬……」）

這些錯誤都無關國家大事；不過因為獨立評論是出版界有地位的刊物，深恐地理學家，民俗學家，生物學家，把它引入著作；尤恐數百年後的歷史學，考據家，據爲典要，故書此以辯之。

何容敬上 六月二十三日

注意：本刊第一號再版，現已印成。

時代公論

第十三號 六月廿四日出版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份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本社叢刊之一張其昶先生著人地學論叢現發行預約（價一元二角）定七月十日出版（出版後售價一元六角）

時事	教育經費獨立運動	（時）	對陳委員果夫提「改革教育初步方案」的討論	（時）
述評	日本承認偽滿洲國以後	（達）	中央大學經濟獨立運動	（達）
陳紹寬之辭職與海軍	（達）	從無錫到南京	（達）	白娘娘（五幕劇）
法院與法學院	（達）	今日應有之覺悟	（達）	關於「黨部組織簡單化」
憲政與救國	（達）	陳茹玄	（達）	通訊
論改革教育方案	（達）	傅樂夫	（達）	孫佐齊
		柳詒徵	（達）	平凡
		楊公達	（達）	楊公達